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三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十一 起昭陽協洽盡閼逢涒灘凡二年

淮陽王 諱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帝王世紀曰舂陵戴侯熊渠生蒼梧太守利利生子張子張生玄玄後敗降赤眉光武詔封為淮陽王

更始元年 更工衡翻是年二月即位改元 春正月甲子朔漢兵與下江兵共攻甄阜梁丘賜斬之 甄之人翻 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

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引兵欲據宛（宛於元翻）劉縯與戰于淯陽下（續漢志淯陽縣屬南陽郡賢曰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淯水之陽因名淯音育）大破之遂圍宛先是青徐賊衆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師古曰文謂文章號謂大位號也一曰號謂號令也先悉薦翻）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稱說者數莽之罪也）莽聞之始懼舂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更工衡翻）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

平林將帥樂放縱樂音洛憚績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績示其議績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其後赤眉果立盆子復扶又翻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言宗室爭立則天下莫知所從是疑天下之心而自損其權也非所以破莽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

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降戶江翻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劒擊地考異曰司馬彪續漢書卬作印袁宏後漢紀作斤皆誤今從范曄後漢書曰疑事無功戰國策肥義對趙武靈王之言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二月辛巳朔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水經注淯水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過南陽西鄂縣西北又東過宛縣南諸將立聖公于斯水之上玄即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朝直遥翻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于是大赦改元以族父良為國三老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為成國上公朱鮪為大司馬劉縯為大

司徒陳牧為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匡鳳皆位上公而加定國成國美號也九卿將軍職為九卿各帶將軍之號仍王莽之制也由是豪桀失望多不服豪桀欲立續而今立玄故失望

王莽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須髮立杜陵史諶女為皇后諶時壬翻置後宮位號視公卿大夫元士者凡百二十人三夫人視三公九嬪視九卿二十七世婦視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御妻視八十一元士

莽赦天下詔王匡哀章等討青徐盜賊嚴尤陳茂等討前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師古曰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之也丹青之信言明著也復迷惑不解散復扶又翻將遣大司空隆新公

將百萬之師剿絶之矣師古曰剿絶也音子小翻司空隆新公王邑三月王鳳與太常偏將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賢曰昆陽定陵郾皆縣名並屬潁川郡昆陽故城在今許州葉縣北二十五里郾今豫州郾城縣也定陵在今郾城西北郾音於建翻予按舊唐書高宗咸亨二年冬校獵於許州葉縣昆水之陽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司空王邑馳傳傳知戀翻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鄭玄曰軍壁曰壘賢曰壘尉主壁壘之事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守式

又翻將即亮翻定會者四十三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絶賢曰周禮曰析羽為旌熊虎為旗輜車名釋名曰輜厠也謂軍粮什物雜厠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重音直用翻夏五月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賢曰孥子也音奴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少詩沼翻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埶無俱全且宛城未拔賢曰謂伯升圍宛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

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陳讀曰陣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復扶又翻為于偽翻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賢曰王莽置五威將軍其衣服依五方之色以威天下李軼初起猶假以為號予謂如太常偏將軍廷尉大將軍之類亦猶莽之納言大將軍秩宗大將軍是即前所云九卿將軍也出城南門于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幾居希翻尋

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説邑曰說輸芮翻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假號者謂更始也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翟義事見三十六卷王莽居攝二年賢曰坐才臥翻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蹀血而進師古曰蹀音大頰翻蹀謂履涉之也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重直龍翻聞音問或為地道衝輣橦城賢曰衝撞車也詩曰臨衝閑閑許慎曰輣樓車也輣音步耕翻橦音文江翻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

王鳳等乞降不許（降戶江翻）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為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師古曰此兵法之言也闕不合也孫子曰圍師必闕曹操注云司馬法云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怖普布翻）邑又不聽棘陽守長岑彭（姓譜岑古岑子國之後呂氏春秋周文王封異母弟耀之子渠為岑子其地梁國岑亭是也彭棘陽人守本縣長長知兩翻）與前隊貳嚴說（貳副也莽使說為前隊大夫甄阜之副也）共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固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

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賢曰歸德縣名屬北地郡宋白曰慶州華池縣本漢歸德縣地又通遠軍西北有歸德川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敗補邁翻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陳讀曰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賢曰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因謂斬首為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

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自數百級以至千級也復扶又翻）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賢曰敢死謂果敢而死者凡軍事中軍將軍至尊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也予謂敢死者敢於致死者也）尋邑易之（易以豉翻）自將萬餘人行陳（師古曰巡行軍陳也行音下更翻陳讀曰陣下同）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奔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埶震呼動天地（呼火故翻）莽兵大潰走者相

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天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水經曰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東南經昆陽城北東入汝滍音直理翻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賢曰數過於萬故以萬為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重直用翻勝音升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奔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桀翕然響應響應若響之應聲也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

月之間徧于天下　莽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皇帝乃會公卿於王路堂開所為平帝請命金縢之策（事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六年為于僞翻）泣以示羣臣　劉秀復狥潁川攻父城不下（賢曰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汝州郟城縣亦有父城復扶又翻下同）屯兵巾車鄉（賢曰巾車鄉名也在父城界）潁川郡掾馮異監五縣（掾俞絹翻監古銜翻）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横（長知兩翻横戶孟翻）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

遂與萌率五縣以降降戶江翻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秀謂縯曰事欲不善言更始欲相圖也縯笑曰當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縯寶劒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申徒卽申屠賢曰玦決也令早決斷更始不敢發縯舅樊宏謂縯曰建得無有范增之意乎范增事見九卷縯不應李軼初與縯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新貴謂朱鮪等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復扶又翻縯不從縯部將劉稷勇冠三軍冠古玩翻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

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不肯拜受抗威之命也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縯因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縯即日殺之以族兄光祿勳賜為大司徒賜與更始同祖蒼梧太守利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賢曰以伯升見害心不自安故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縯之官屬也秀不與交私語遠嫌也惟深引過而已引過歸己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縯服喪為于偽翻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慚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道士

西門君惠謂王莽衛將軍王涉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復扶又翻下同）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國師公劉秀大司馬董忠司中大贅孫伋謀以所部兵刼莽降漢以全宗族（涉欲全王氏之族也降戶江翻）秋七月伋以其謀告莽莽召忠詰責因格殺之使虎賁以斬馬劒剉忠收其宗族以醇醯毒藥白刃𧂐棘并一坎而埋之秀涉皆自殺莽以其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師古曰王涉骨肉劉歆舊臣予按莽傳涉曲陽侯根子也惡烏路翻）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古亡無字通）不能復

遠念郡國乃名王邑還為大司馬以大長秋張邯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為國師邯下甘翻訢音欣莽憂懣不能食懣音悶又音滿但飲酒啗鰒魚師古曰此鰒海魚也音雹郭璞注三蒼曰鰒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曰石決明一名鰒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師古曰馮讀曰憑不復就枕矣成紀隗崔隗義成紀縣屬天水郡賢曰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隗姓出於赤狄上邽楊廣冀人周宗上邽縣屬隴西郡賢曰故邽戎邑在秦州縣冀縣屬天水郡秦武公伐冀戎因縣之宗白曰秦州治隴城縣即故冀城同起兵以應漢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李育

賢曰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北王莽改天水郡曰鎮戎崔兄子囂素有名好經書好呼到翻崔等共推為上將軍崔為白虎將軍義為左將軍崔本自署右將軍白虎居右又起兵于西方白虎主之因改右將軍號白虎將軍囂遣使聘平陵方望以為軍師賢曰平陵昭帝陵因以為縣故城在今咸陽縣西北武王伐紂以太公為師尚父田單守即墨以一卒為神師韓信既破趙師事李左車皆軍師也後遂以為官稱望説囂立高廟于邑東平襄邑之東也説輸芮翻巳巳祠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殺馬同盟以興輔劉宗移檄郡國數莽罪惡數所具翻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大

尹王向莽改漢涼州曰雍州向平阿侯王譚之子也考異曰王莽傳作卒正王旬袁紀作大守王向今從范書分遣諸將狥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燉徒門翻皆下之　初茂陵公孫述為清水長賢曰清水縣名屬天水郡今秦州縣有能名遷導江卒正治臨邛賢曰王莽改蜀郡曰導江臨邛今邛州縣班志臨邛縣屬蜀郡邛音渠容翻　漢兵起南陽宗成商人王岑起兵狥漢中以應漢宗成南陽人也地理志商縣屬弘農郡賢曰今商州商雒縣也殺王莽庸部牧宋遵衆合數萬人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地理志成都縣屬蜀郡虜掠暴橫橫戶孟翻述名郡中豪桀謂曰天下同

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選精兵西擊成等殺之按臨邛在成都西南述兵自臨邛迎擊宗成等非西向也此承范史之誤并其衆

前鍾武侯劉望起兵汝南按王子侯表鍾武節侯度長沙定王之孫成帝元延二年侯則紹封其後不見武者望其則之子歟鍾武在義陽郡界水經注師水過義陽郡城東逕鍾武故城南　考異曰王莽傳作劉聖今從范書劉玄傳嚴尤陳茂往歸之八月望即皇帝位以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

王莽使太師王匡

國將哀章守洛陽將即亮翻考異曰袁紀作褒章今從范書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李松通之從弟屏必郢翻三輔震動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以應漢師古曰析南陽之縣南鄉析縣之鄉名也宋白曰鄧州內鄉縣古之析邑析音先歷翻攻武關都尉朱萌萌降降戶江翻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莽改弘農郡曰右隊西拔湖師古曰湖弘農之縣也本屬京兆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古者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之職曰凡邦之大災歌哭以請哭者所以告哀也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大臨守陴者皆哭

故發引之以為言也厭音一葉翻宜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為設飧粥為于僞翻師古曰飧音千安翻甚悲哀者除以為郎郎至五千餘人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將北軍精兵數萬人以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為質質音致時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它財物稱是稱尺證翻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鬭意師古曰重音直用翻九虎至華陰回谿賢曰回谿今俗所謂回阬在洛州永寧縣東北其谿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華戶化翻距隘

自守于匡鄧曄擊之六虎敗走二虎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二虎自殺者史熊王況也四虎亡者史逸其名三虎收散卒保渭口京師倉三虎郭欽陳翚成重也師古曰京師倉在華陰灌北渭口也鄧曄開武關迎漢兵李松將三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為校尉掾俞絹翻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擊莽波水將軍據竇融傳莽拜融為波水將軍前書音義曰波水在長安南追奔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師古曰所過之處人

[皆來迎而降附也]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軍率衆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又聞天水隗氏方到皆爭欲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言入城誅莽既立大功又得鹵掠貪二者之利也]莽赦城中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豨許豈翻又音希為于僞翻]使更始將軍史諶將之[諶氏壬翻]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椁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師古曰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張邯逢

兵見敗王邑王林王巡䢕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䢕師古曰音帶又音徒蓋翻䢕姓惲名惲於粉翻會日暮官府邸第盡奔亡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讙並和師古曰衆羣行讙而自相和也讙許元翻和音呼卧翻燒作室門程大昌曰作室者未央宮西北織室暴室之類黃圖謂為尚方工作之所者也作室門則工徒出入之門蓋未央宮之便門也斧敬法闥師古曰敬法殿名也闥小門也謂斧斫之也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師古曰呼火音少故翻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紺

袀服師古曰紺深青而揚赤色也袀純也純爲紺服也袀音均又音弋旬翻持虞帝匕首虞帝安得有匕首蓋莽自爲之以愚人天文郎按式於前師古曰式所以占時日天文郎今之用式者也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莽引孔子之言以自況庚戌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之漸臺此未央宮之漸臺也水經未央漸臺在滄池中建章漸臺在太液池中程大昌曰漸者漬也言臺在水中受其漸漬也凡臺之環浸于水者皆可名爲漸臺漸子廉翻公卿從官尚千餘人隨之從才用翻王邑晝夜戰罷極師古曰罷讀曰疲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閒關至漸臺師古曰閒關猶言崎嶇展轉也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

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聞莽在漸臺衆共圍之數百重重直龍翻臺上猶與相射射而亦翻矢盡短兵接王邑父子𠑹惲王巡戰死莽入室下餔衆兵上臺餔後謂之下餔按前書天文志旦至食時食時至日昳日昳至餔餔至下餔下餔至日入苗訢唐尊王盛等皆死訢音欣商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公賓就斬莽首師古曰公賓姓就名也風俗通曰魯大夫公賓庚之後王莽五十一居攝五十四即真六十八誅死軍人分莽身節解臠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

東宮師古曰舍止宿也妻莽後宮乘其車服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上璽斯氏翻綬音受上時掌翻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宛縣于市百姓共提擊之縣讀曰懸提音徒計翻或切食其舌

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折而設翻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要一遙翻仁而行違者邪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答子張言也不仁之人假仁者之色而行則違之行下孟翻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

四父謂王鳳王音王商王根相繼秉政皆莽諸父也遭漢中微國統三絕成哀平皆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簒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埶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黃帝虞舜莽祖之復扶又翻乃始恣睢奮其威詐師古曰睢音呼季翻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以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師古曰囂然衆口愁貌也音五高翻喪息浪翻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

虛（虛讀曰墟）害徧生民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埶以文姦言（師古曰以六經之事文飾奸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蘇林曰聖王光武也為光武驅除也師古曰言驅逐蠲除以待聖王也）

定國上公王匡拔洛陽生縛莽太師王匡哀章皆斬之

冬十月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信大司徒賜兄顯之子）并誅嚴尤陳茂郡縣皆降（降音戶江翻）更始將都洛陽

以劉秀行司隷校尉使前整修宮府司隷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故使整修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東觀記曰文書移與屬縣也從事司察一如舊章續漢書司隷置從事史十二人秩皆百石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漢官儀曰幘者古之卑賤不冠者之所服也方言曰覆髻謂之幘或謂之承露劉昭志曰秦雄諸侯乃加武將首飾為絳袙以表貴賤其後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摞之施巾連題却覆之名之曰幘幘者賾也頭首嚴賾也至孝文乃高其題崇其巾為屋合後施收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莫不笑之及見司隷僚屬皆歡喜不自勝勝音升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

漢官威儀（復音扶又翻下同）由是識者皆屬心焉（皆屬音之欲翻）更始北都洛陽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降音戶江翻下同）使者至上谷（漢上谷郡治沮陽）上谷太守扶風耿況迎上印綬（上音時掌翻）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見使者請之（姓譜蘇忿生為周武王司寇其後以官為寇氏百官志郡功曹主選署功勞在諸曹之上）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賢曰墮毀也讀曰隳）將

復何以號令它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鄉人韓鴻為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為彭寵據漁陽張本以漢為安樂令賢曰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樂音洛更始遣使降赤眉遣使者招諭之使降而釋兵也後以意推降戶江翻樊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帥所類翻更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眾稍有離叛者

乃復亡歸其營崇等時營在濮陽為赤眉攻更始張本　王莽廬江連率潁川李憲據郡自守稱淮南王率所類翻　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陽立死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四年　更始封為梁王都睢陽為永據梁連羣盜張本睢音雖　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諸家子謂南陽諸宗子也光武諱秀字文叔　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為光武自河北定天下張本　以大司徒賜為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將都長安也　大

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賢曰說文苛小艸也言政令繁細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勞力到翻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漢初未有紙以竹簡及縑素書故言竹帛秀笑因留宿間語賢曰間私也禹進說曰說輸芮翻下同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

斷丁亂翻諸將皆庸人屈起賢曰屈音求勿翻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任音壬分崩離析形埶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

下不足定也鄧禹為中興元功實本諸此秀大悦因令禹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御進也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寛譬馮異自父城歸光武為司隸主簿及度河為大司馬主簿寛釋也譬曉也譬曉以寛釋其哀戚之情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説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飢渴易為充飽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賢曰猶言凋殘之後易流德澤易以鼓翻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行下孟翻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宋子耿純謁秀

於邯鄲 先是李軼承制拜耿純為騎都尉賢曰宋子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平棘縣北三十里邯鄲縣屬趙國今洺州縣 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 故趙繆王子林 賢曰繆王景帝七代孫名元前書曰坐殺人為大鴻臚所奏謚曰繆音謬 說秀決列人河水以灌赤眉 續漢書林言于秀曰赤眉可破秀問其故對曰赤眉今在河東河水從列人北流如決河水灌之可令為魚列人縣屬鉅鹿郡賢曰故城在今洺州肥鄉縣東北 秀不從去之真定 賢曰真定縣名屬真定國今恒州縣也 林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 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俠之為言挾也以權力夾輔人者也子

輿事見三十七卷王莽始建國二年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云毋故成帝謳者嘗見黄氣從上下遂任身任音壬趙后欲害之偽易它人子以故得全林等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謀共立郎會民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十二月林等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于王宮賢曰故趙王之宮也邯鄲音寒丹立郎為天子分遣將帥狥下幽冀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賢曰薊縣名屬涿郡今幽州縣也薊音計）申屠建李松自長安迎更始遷都二月更始發洛陽初三輔豪桀假號誅莽者人人（謂假漢將軍號也）皆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兒大黠（黠下八翻）（桀黠也）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樂宮（樂音洛）升前

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俛首刮席不敢視賢曰作顔色變也俛俯也刮紀也作才各翻俛音免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給事天子左右者謂之侍官李松與棘陽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說輸芮翻王于況翻朱鮪爭之以為高祖約非劉氏不王鮪于軌翻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祉為定陶王班志定陶縣屬濟陰郡宋白曰定陶故城在曹州東北三十七里慶為燕王燕于賢翻歙為元氏王元氏縣屬常山郡闞駰曰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嘉為漢中王祉舂陵康侯敞之子太宗也慶敞之弟嘉敞之弟子歙更始之叔父歙許及翻賜為宛

王宛縣屬南陽郡宋白曰鄧州南陽縣漢之宛縣信為汝陰王班志汝陰縣屬汝南郡故胡國唐穎州治所然後立王匡為沘陽王沘陽後漢書作比陽比陽縣屬南陽郡唐屬唐州王鳳為宜城王班志宜城縣屬南郡故鄢朱為大堤之地立華山郡後魏改宜城郡唐為縣屬襄州朱鮪為膠東王膠東漢王國都即墨賢曰故城在今萊州膠水縣東南王常為鄧王鄧縣屬南陽郡故鄧國唐為鄧城縣屬襄州申屠建為平氏王班志平氏縣屬南陽郡有桐柏山唐為桐柏縣屬唐州陳牧為陰平王賢曰陰平縣屬廣漢郡宋白曰唐文州曲水縣漢陰平道也衛尉大將軍張卬為淮陽王淮陽本陳國漢為淮陽國賢曰淮陽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東南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為穰王穰縣屬南陽郡師古曰今鄧州穰縣是也尚書胡殷為隨王隨縣

屬南陽郡古隨國唐為隨州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賢曰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鄎城縣南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陰王舞陰縣屬南陽郡宋白曰唐州泌陽縣本漢舞陰縣地舞陽故城在葉縣東十里水衡大將軍成丹為襄邑王襄邑縣屬陳留郡國稱曰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濕徙縣於襄陵故曰襄邑縣西三十里有承匡故城賢曰今襄邑縣在宋州西驃騎大將軍宗佻為潁陰王佻他彫翻又田聊翻班志潁陰縣屬潁川郡尹尊為郾王班志郾縣屬潁川郡宋白曰七國時魏之下邑今許州郾城縣是也括地志豫州褒信縣本漢郾縣地師古曰郾一戰翻唯朱鮪辭不受乃以鮪為左大司馬宛王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等鎮

撫關東又使李通鎮荆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任內任謂朝廷之內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中與語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中常侍受外朝臣奏事而奏之天子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賢曰抵擊也趙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劒斬之自是無敢復言復扶又翻以至羣小膳夫皆濫受官

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 公羊傳曰炊烹為養養音弋亮翻 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言以烹煮熟爛為功也 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曰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埶斯葢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唯名與器聖人所重 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今加非其人望其裨益萬分猶緣木求魚升山采珠 賢曰言求之非所不可得也 海內望此有以窺度漢祚 度徒洛翻 更始怒囚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更始徵隗囂及其叔

父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更始成敗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囂等至長安更始以囂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就其舊號以授之隗囂違方望之言而從更始違馬援之言而叛光武始則幾王殺身後則終于滅族擇木之難也耿況遣其子弇奉奏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弇古含翻行至宋子會王郎起弇從吏孫倉衛包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為降虜耳從才用翻卒終也音子恤翻我至長安與國家陳上谷漁陽兵馬歸發突騎賢曰突騎言能衝突軍陳以轔烏合之衆

如摧枯折腐耳賢曰轔轢也音力刃翻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遂亡降王郎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賢曰盧奴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定城安喜縣水經注曰縣有黑水故池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因以為名乃馳北上謁上時掌翻下與上同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薊故燕都昭帝改燕為廣陽國亦治薊王郎移檄購秀十萬戶秀令功曹令史潁川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漢舊注公府令史秩百石霸時為大司馬功曹令史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懅而反賢曰說文曰歋歈手相笑也歋音弋支翻歈音踰戱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懅亦慚也音遽秀將南歸耿弇曰今兵從

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彭寵南陽宛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賢曰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囊中也首音式救翻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郎賢曰廣陽王名嘉武帝五代孫城内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于是秀趣駕而出賢曰趣急也音促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蔞亭賢曰蕪蔞亭名在今

饒陽東北蔞音力于翻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賢曰饒陽縣名屬安平國在饒河之陽故城在今瀛州饒陽縣東北官屬皆乏食秀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賢曰傳舍客館也傳音知戀翻下同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從才用翻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賢曰椎直追翻紿言欺誑也音衣官屬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賢曰下曲陽縣名屬鉅鹿郡常山郡有上曲陽故此言下劉昫曰下曲陽有鼓聚故翟鼓子國宋白曰鎮州鼓城縣漢下曲陽縣地傳聞王郎兵在後

從者皆恐從才用翻至滹沱河賢曰山海經云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畤縣東流經定州深澤縣東南即光武所度處今俗猶謂之危渡口臣賢按滹沱河舊在饒陽南至魏太祖曹操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候吏還白河水流澌賢曰澌音斯冰澌也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比必寐翻及也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度賢曰監護度也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賢曰南宮縣名屬信都國今冀州縣也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賢曰爇音而悅

翻秀對竈燎衣賢曰燎炙也馮異復進麥飯復扶又翻進至下博城西賢曰下博縣屬信都國在博水之下故曰下博故城在今冀州下博縣南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賢曰蓋神人也今下博縣西有祠堂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城守賢曰信都郡今冀州為于偽翻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南陽任光和戎太守信都邳彤不肯從東觀記曰王莽分信都為和戎居下曲陽邳彤傳作和成成字為是風俗通奚仲為夏車正封於邳其後以為氏彤余中翻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賢曰獨守無援故恐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

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埶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振舉也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二郡信都和成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墮讀曰隳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復扶又翻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埶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

千里送公謂光武西歸則王郎之位號定故曰成主背蒲妹翻　考異曰范書邳彤傳邯鄲成民不肯背成主字皆作城表紀作邯鄲和城民不肯捐和城而千里送公漢春秋作邯鄲之民不能捐父母背成主按文意城皆當作成邯鄲成謂邯鄲執成也成主謂王郎為已成之主也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力子都軍中爰曾起兵盧城頭曾字子路故號城頭子路　考異曰范書作力子都同編修劉攽曰力當作刁音彫任光以為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為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為右大將軍邳彤為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修為偏將軍萬姓也孟子弟子有萬章皆封

列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萬脩將兵以從從才用翻下使從同邳彤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傳知戀翻語牛倨翻秀投暮入堂陽界賢曰堂陽縣屬鉅鹿郡在堂水之陽故城在今冀州鹿城縣南多張騎火彌滿澤中堂陽即降又擊貰縣降之賢曰貰縣屬鉅鹿郡音時夜翻師古音式制翻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寇掠河濟間有衆二十餘萬濟子禮翻力子都有衆六七萬故秀欲依

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賢曰昌城縣屬信都郡故城在今冀州西北杜佑曰故城在冀州信都縣北水經註引應劭曰在堂陽縣北三十里秀以植為驍騎將軍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賢曰左傳曰又如是而嫁將就木焉木謂棺也老病者恐死故載以從軍迎秀以育賢曰育縣名故城在冀州予考兩漢志無育縣蓋貰字之誤拜純為前將軍進攻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賢曰中山國一名中人亭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張曜中山記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也復扶又翻耿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訢宿歸燒廬舍以絶其反顧之望秀進拔盧

奴杜佑曰定州安喜縣漢盧奴也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復扶又翻下同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劉植説楊楊乃降楊常山憲王舜六世孫舜景帝子也説輸芮翻秀因留真定納楊甥郭氏為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賢曰元氏防子屬常山郡並今趙州縣也防與房古字通用至鄗擊斬王郎將李惲鄗縣屬常山郡賢曰今趙州高邑縣也鄗音呼各翻惲於粉翻至柏人復破郎將李育賢曰柏人縣名屬趙國今邢州縣故城在縣之西北育還保城攻之不下

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延姓岑名漢中王嘉擊降之有

衆數十萬校尉南陽賈復見更始政亂乃說嘉曰說輸芮翻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所保謂漢中也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為書薦復及長史南陽陳俊於劉秀復等見秀於柏人秀以復為破虜將軍俊為安集掾劉玄傳玄初從陳牧等為其軍安集掾賢曰欲以安集軍衆故權以為官名予謂光武用俊之意不特安集軍衆蓋為民也掾俞絹翻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潁川祭遵格殺之從軍者非一處人故於軍中立市使相貿易置令以治之姓譜周公第五子祭伯其後以為氏賢曰祭音側介翻秀怒命收遵主

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令遵奉法不避是敎令所行也乃貫之貫曰貫猶赦也以為刺姦將軍王莽置左右刺奸使督奸猾光武因以為將軍號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初王莽既殺鮑宣事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三年上黨都尉路平欲殺其子永太守苟諫保護之永由是得全更始徵永為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河東郡本屬司隷令永安集河東及并州所部諸郡得自置偏裨永至河東擊青犢大破之以馮衍為立漢將軍屯太原與上黨

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以扞衛并土　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說輸芮翻下同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賢曰廣阿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象城縣西北杜佑曰趙州昭慶縣漢廣阿縣秀披輿地圖武帝時羣臣請王皇子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　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

昌平（賢曰昌平縣屬上谷郡今幽州縣故城在縣東）就其父況因說況擊邯鄲（説輸芮翻下同）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閔業（閔姓也魯有大夫閔馬父孔子弟子有閔子騫）説況曰邯鄲拔起（賢曰拔猝也）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下遐稼翻）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遣恂東約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

馬秀安樂令吳漢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從秀樂音洛蓋古盍翻狐奴縣屬漁陽郡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亭外亭城門外之亭也遇一儒生召而食之食讀曰飤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為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說輸芮翻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與蓋延王梁將之南攻薊殺王郎大將趙閎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

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城下初傳言二郡兵為邯鄲來為于偽翻下同衆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于城下即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數所角翻下同吾聊應言我亦發之賢曰王郎將帥數云欲發二郡兵故拒光武聊亦應云然猶今

兩軍相戲夷也孔穎達曰聊且畧之辭何意二郡良為吾來考異曰袁紀作良牧為吾來今從景丹傳韻釋良首也信也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景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王梁皆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耿況彭寵大將軍封況寵丹延皆為列侯吳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少詩沼翻朱子曰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造七到翻然沉厚有智畧沉持林翻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重之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

等開門内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䜌不利（賢曰南䜌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邢州柏人縣東北左傳齊國夏伐晉取欒即其地也其後南徙故加南今謂之倫城聲之轉也杜佑曰唐鉅鹿漢南䜌地漢鉅鹿縣今平鄉也䜌音力全翻）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邪（樂音洛）耿純言於秀曰久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夏四月留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

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復扶又翻）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户侯秀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五月甲辰郎少傅李立開門内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毁者數千章（關通也）秀不省（省悉井翻）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賢曰反側不安詩曰展轉反側）秀部分吏卒各隷諸軍（句絶）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

將軍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屏必郢翻蔽也坐樹下以自匿也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護軍宛人朱祐言于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考異曰范書表紀朱祐皆作祐按東觀記祐皆作福避安帝諱許慎說文祐字無解云上諱然則祐名當作示旁古古今之古不當作左右之右也相息亮翻秀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事伯升為大司徒護軍光武為大司馬復以為護軍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祐乃不敢復言復扶又翻下同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賢曰蕭縣屬沛郡今徐州縣也悉令罷兵

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謂所居為行在所遣苗曾為幽州牧韋順為上谷太守蔡充為漁陽太守並北之部蕭王居邯鄲宫晝卧温明殿賢曰趙王如意之殿也故基在今洛州邯鄲縣内水經注温明殿在叢臺西耿弇入造牀下請間造七到翻因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畧平復用兵何為復扶又翻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賢曰辦猶

成也青蒲覧翻予據史記項梁曰使公主某事不能辦即此意今人謂了事為辦事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横於都内横戶孟翻都内謂長安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朝直遥翻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它姓得之蕭王乃辭以

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賢曰貳離異也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賢曰諸賊或以山川土地為名或以軍容強盛為號銅馬賊帥東山荒禿上淮況等大彤渠帥樊重尤來渠帥樊崇五校賊帥高扈檀鄉賊帥董次仲五樓賊帥張文富平賊帥徐少獲索賊帥古師郎等並見東觀記脛形定翻富平縣名屬平原郡今隸州厭次縣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為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幽州十郡涿郡廣陽代郡上谷漁陽遼西遼東玄菟樂浪郡是也苗曾聞之陰敕諸郡不得應調賢曰調發也調徒弔翻

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賢曰無終本山戎國也無終山名因以為國號漢為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漁陽縣是時苗曾益治無終曾出迎於路漢即收曾斬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充斬之北州震駭于是悉發其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鄡賢曰鄡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冀州鹿城縣東鄡音古堯翻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賢曰清陽縣名屬清河郡今貝州縣故城在州西北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於莫府賢曰莫大也兵簿軍士之名帳上時掌翻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為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

於館陶大破之賢曰館陶縣屬魏郡今魏州縣受降未盡降戶江翻下同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賢曰前書音義曰蒲陽山蒲水所出在今定州北平縣西北予按此乃班書地理志中山曲逆縣下分注非音義也復扶又翻封其渠帥為列侯帥所類翻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賢曰投死猶曰致死予謂投託也託以死也行下孟翻陳讀曰陣更工衡翻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

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在射犬賢曰續漢志野王有射犬聚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北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　初謝躬與蕭王共滅王郎數與蕭王違戾數所角翻常欲襲蕭王畏其兵彊而止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處昌呂翻然蕭王有以慰安之躬勤於吏職蕭王常稱之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其妻知之常戒之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終受制矣躬不納既而躬率其兵數萬還屯于鄴鄴縣屬魏郡及蕭王南擊青犢使躬邀擊尤來

於隆慮山（地理志隆慮縣屬河內郡應劭曰隆慮山在縣北避殤帝名改曰林慮師古曰慮音廬）躬兵大敗蕭王因躬在外使吳漢與刺姧大將軍岑彭襲據鄴城躬不知輕騎還鄴漢等收斬之其衆悉降 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李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恢擊寶忠於綿竹（賢曰綿竹縣名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今在縣東）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為蜀王都成都（述先居臨邛今徙成都）民夷皆附之 冬更始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莽篡漢易單于璽綬事見三十七卷始建國二年今復授之颯音

立壘斯氏翻綏音受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還匈奴天鳳五年莽脅云當至長安莽敗云當亦死所餘親屬貴人從者今送還匈奴從才用翻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間之時也讀如本字又音竹仲翻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牚拒辛子恤翻復扶又翻師古曰牚謂支柱也音人庚翻又丑庚翻單于終持此言

赤眉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為二部崇與逢

安為一部（東觀記曰逢音龐）徐宣謝祿楊音為一部赤眉雖數戰勝（數所角翻）而疲弊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於是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賢曰武關在今商州上洛縣東文穎曰弘農析縣西百七十里有武關前書曰陸渾關有關在今洛州伊闕縣西南地理志陸渾縣屬弘農郡師古曰渾音胡昆翻）兩道俱入更始使王匡成丹與抗威將軍劉均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

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度徒洛翻）又欲乘亹并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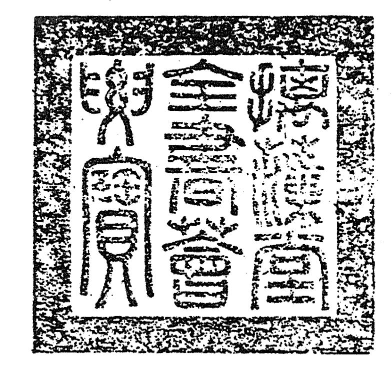
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田立陳僑將兵號三十萬僑音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河內北有大行之險南據河津之要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賢曰非其人不可故難之問於鄧禹鄧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考異曰袁紀鄧禹初見王於鄴即言欲據河內王是又云更始武陰王李軼據洛陽尚書謝躬據鄴各十餘萬衆王患焉將取河內以迫之謂鄧禹曰卿言吾之有河內猶高祖之有關中關中非蕭何誰能使一方

晏然高祖無西顧之憂吳漢之能御舉之矣復為我舉蕭何禹曰寇恂才兼文武有御衆才非恂莫可安河內也按世祖既貳更始先得河內魏郡因欲守之以比關中非本心造謀即欲掐取河內也今依范書為定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為孟津將軍賢曰孟地名古今以為津在河內郡河陽縣南門外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既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糇粮復扶又翻調徒弔翻糇音侯乾食也治器械以供軍治直之翻軍雖遠征未嘗乏絶　隗崔隗義謀叛歸天

水隗囂恐并及禍乃告之更始誅崔義以囂爲御史大夫武帝元鼎三年置天水郡秦州記云郡前湖水冬夏無增減因以名焉梁王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桀沛人周建等並署爲將帥攻下齊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將即亮翻帥所類翻濟子禮翻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爲橫行將軍賢曰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佼音紋姓也周大夫原伯佼之後姓譜曰春秋紋國即佼也後改從人漢有佼彊杜佑曰佼音効予考兩漢志無西防縣東海賊帥董憲爲翼漢大將軍琅邪賊帥張步爲輔漢大將軍督青徐二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

方　卲人秦豐起兵于黎丘攻得卲宜城等十餘縣有衆萬人自號楚黎王按王莽之末秦豐已起兵矣通鑑書于上卷地皇二年卲宜城二縣屬南郡孟康曰卲音忌師古曰卲音其又劉昭曰卲有黎丘城賢曰習鑿齒襄陽記曰秦豐黎丘鄉人黎丘楚地故稱楚黎王黎丘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北杜佑曰襄州宜城縣舊率道也水經注黎丘在中廬縣西北沔水逕其西汝南田戎攻陷夷陵賢曰夷陵縣名屬南郡有夷山故曰夷陵今陝州縣故城在今縣西北水經注吳改夷陵為西陵自稱埽地大將軍轉寇郡縣衆數萬人

資治通鑑卷三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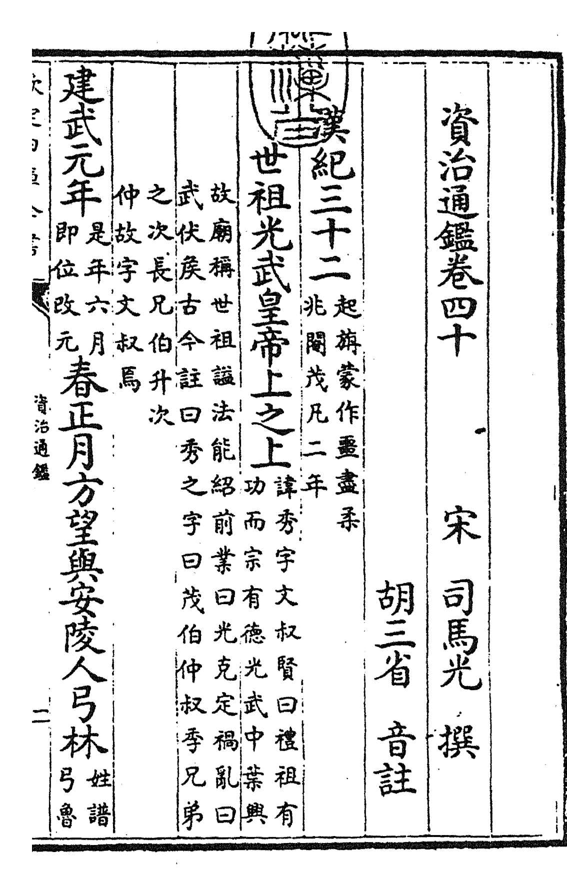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彭希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四十 四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四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十二

起旃蒙作噩盡柔兆閹茂凡二年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上

諱秀字文叔賢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光武中葉興故廟稱世祖謚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伏矦古今註曰秀之字曰茂伯仲叔季兄弟之次長兄伯升次仲故字文叔焉

建武元年是年六月即位改元春正月方望與安陵人弓林姓譜弓魯

大夫叔弓之後又孔子弟子有仲弓又有馹臂子弓共立前定安公嬰為天子聚黨數千人居臨涇臨涇縣屬安定郡賢曰今涇州縣更始遣丞相松等擊破皆斬之　鄧禹至箕關賢曰箕關在今王屋縣東余據唐王屋縣屬懷州水經註箕關故城在垣縣擊破河東都尉進圍安邑縣名屬河東郡赤眉二部俱會弘農更始遣討難將軍蘇茂拒之難乃旦翻茂軍大敗赤眉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三月更始遣丞相松與赤眉戰於務鄉賢曰務音莫老翻字林曰毒草也因以為地名續漢志弘農有務鄉東觀記曰崇等入至弘農枯樅山下與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湖即湖城縣也以

此而言其地蓋在今虢州湖城縣之間松等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赤眉遂轉北至湖蜀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宜稱天子說輸芮翻夏四月述即帝位號成家賢曰以起成都故號成家改元龍興時有龍出其府因以紀元李熊為大司徒述弟光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越巂任貴據郡降述王莽天鳳三年任貴據越巂巂音髓任音壬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地理志元氏縣屬常山郡闞駰曰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賢曰北平縣屬中山國今易州永樂縣也又戰於順水北賢曰水經註云徐水經北平縣故城北光武追銅馬五幡破之於順水即徐水之別名也今在易州括地

志徐水過北平縣界而東流又東逕清苑城乘勝輕進反為所敗敗補邁翻王自投高岸突騎王豐下馬授王騎奇寄翻下同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賢曰縣名在范水之陽屬涿郡范陽故城在今易州易縣東南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歿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兄子謂伯升子章及興也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連戰破之復扶又翻賢曰安次縣名屬勃海郡今幽州縣也故城在縣東按我朝霸州文安縣本漢安次縣地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彊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

重重直用翻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馮異遺李軼書為陳禍福遺于季翻為于偽翻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事見上卷更始元年乃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事見三十八卷王莽地皇三年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賢曰機弩牙也軸車軸也皆在物之要故取喻焉千載一會思成

斷金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陸德明曰斷丁亂翻王肅丁管翻　唯深達蕭王顧進愚策以佐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復扶又翻故異得北攻天井關劉昭志曰上黨高都縣有天井關賢曰在今澤州晉城縣南今太行山上關南有天井泉三所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皐以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於士鄉下劉昭志河南雒陽縣有士鄉聚續漢志曰士鄉亭名屬河南郡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多詐李軼字季文人不能得其要領要一遥翻令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

衆皆怪王宣露軼書朱鮪聞之鮪于軌翻使人刺殺軼刺七亦翻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降戶江翻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内孤乃遣其將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温鞏縣屬河南郡周鞏伯之國也河水過鞏縣北謂之鞏河即五社津也温縣屬河内郡周大夫蘇子邑賢曰鞏温並今洛州縣也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賢曰平陰縣名屬河南郡杜佑曰漢平陰縣城在今洛陽縣北五十里水經註平陰即晉之陰地故陰戎所居魏文帝改曰河陰綴謂連綴也將即亮翻檄書至河内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温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絶宜待衆

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呼火故翻陳讀曰陣恂因奔擊大破之馮異亦渡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歸環音宦帀作荅翻周回也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上時掌翻下同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

乎賢曰誰謂未有主也前書音義曰直馳曰馳亂馳曰騖余謂誰賊者蓋謂位號未正指誰為賊也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復扶又翻下除賈復外皆同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賢曰浚靡縣名屬右北平郡故城在今漁陽縣北靡音麻賊散入遼西遼東為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貊莫白翻鈔楚交翻都護將軍賈復漢宣帝置西域都護盡護南北道諸國甘延壽之擊郅支也自謂為都護將軍漢朝未以為將軍號也至光武乃以命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創甚校户教翻創初良翻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將即

亮翻為其輕敵也為于偽翻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
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
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薊音計還至中山諸將復上
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賢曰縣名屬常山郡今趙州縣故城在縣南諸
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
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
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
純恐士大夫望絶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

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續漢志鄗縣屬常山國帝於此即位改曰高邑鄗呼各翻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為主賢曰彊音其兩翻姓譜其良翻風俗通作彊華系之曰晉有大夫彊鉏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際也漢火德故火為主也羣臣因復奏請六月己未王即皇帝位于鄗南時設壇於鄗南千秋亭五城陌賢曰其地在今趙州柏鄉縣　考異曰光武本紀馮異破蘇茂諸將上尊號光

武還至酈皆在四月前而馮異傳異與李軼書云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又勸光武稱尊號亦曰三王反叛更始敗亡按是年六月已未光武即位是月甲子鄧禹破王匡等於安邑王匡張卬等還奔長安乃謀以立秋貙膢時共劫更始然則三王反叛應在光武即位之後夏秋之交馮異安得於四月之前已言之也或者史家潤色其言致此差失耳

改元大赦　鄧禹圍安邑數月未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賢曰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大河之陽春秋秦伯伐晉自茅津濟杜預曰河東大陽縣也欲攻禹禹逆擊於解南斬之賢曰解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師古曰解音蟹王匡成丹劉均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明日癸亥匡

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治兵治直之翻甲子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毋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孟康曰傳令軍中使發也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走禹追斬均及河東太守楊寶遂定河東匡等犇還長安考異曰劉玄傳王匡張卬守河東為鄧禹所破犇還長安鄧禹傳無張卬名今從之張卬與諸將議曰赤眉旦暮且至見滅不久不如掠長安東歸南陽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乃共入說更始說輸芮翻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復扶又翻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

軍掫以拒赤眉賢曰掫音子侯翻及續漢志新豐有鴻門亭掫城即此也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與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貙膢時賢曰前書音義曰貙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為膢其俗語曰膢臘社伏風俗通嘗新始殺食曰貙膢漢儀立秋日郊禮畢始揚威武乃祀先虞告以烹鮮天子御戎輅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斬牲於郊東門載獲車馳駟以薦陵廟名貙劉劉殺也貙於時殺物故以應之又謂之貙膢廖力弔翻貙去于翻膢音婁共劫更始俱成前計考異曰袁紀云申屠建等勸更始讓帝位更始不應建等謀劫之今從范書更始知之託病不出召張卬等入將悉誅之唯隗囂稱疾不入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

更始狐疑不決卬湛殷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建使執金吾鄧曄將兵圍隗囂第卬湛殷勒兵燒門入戰宮中更始大敗囂亦潰圍走歸天水明旦更始東犇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　赤眉進至華陰華戶化翻軍中有齊巫齊巫齊國之巫常鼓舞祠城陽景王城陽景王章有誅諸呂之功故齊人祠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賢曰縣官謂天子也有笑巫

者輒病軍中驚動方望弟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說輸芮翻稱尺證翻）名為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至鄭（鄭縣屬京兆賢曰今華州縣）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若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先是赤眉過式（地理志式縣屬泰山郡近其靳翻先悉薦翻）掠故式侯萌之子恭茂盆子三人自隨（萌之父曰憲城陽景王五世孫荒王順之子元帝時封式侯）恭少習尚書（少詩照翻）隨樊崇等降更始於洛陽（樊崇等降見上卷更始元年降

戶江翻復封式侯為侍中在長安茂與盆子留軍中屬右校卒史劉俠卿主牧牛漢注卒史秩百石九卿寺及諸郡及軍行部校皆有之校戶教翻俠戶頰翻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最為近屬崇等曰聞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賢曰札簡也笥篋也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赤眉諸帥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探吐南翻諸將皆稱臣拜盆

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被皮義翻）茂謂曰善臧符（臧讀曰藏）盆子即齧折棄之（折而設翻）以徐宣爲丞相樊崇爲御史大夫逄安爲左大司馬（逄皮江翻）謝祿爲右大司馬其餘皆列卿將軍盆子雖立猶朝夕拜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復扶又翻）秋七月辛未帝使使持節拜鄧禹爲大司徒封酇矦食邑萬户（賢曰酇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東北余謂盖以禹功比蕭何故封之酇酇音贊）禹時年二十四又議選大司空帝以赤伏符

曰王梁主衛作玄武丁丑以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帝以野王衛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用梁贊曰玄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野王縣屬河內郡宋白曰懷州河內縣古野王也）又欲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讖楚譖翻）壬午以吳漢為大司馬初更始以琅邪伏湛為平原太守（姓譜伏本自伏羲之後漢初有濟南伏生守式又翻）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門下督謀為湛起兵湛收斬之（諸郡各有門下督主兵衛為于偽翻）於是吏民信向平原一境賴湛以全帝徵湛為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鄧禹西征拜湛為

司直行大司徒事東都之司徒西都之丞相也司直即丞相司直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鄧禹自汾陰渡河入夏陽汾陰縣屬河東夏陽縣屬馮翊更始左輔都尉公乘歙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地理志左輔都尉治高陵賢曰左輔即左馮翊也三輔皆有都尉衙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東北左傳秦晉戰於彭衙即此地公乘姓也以秦爵為氏乘繩證翻歙許及翻禹復破走之復扶又翻宗室劉茂聚衆京密間茂元氏王歙從父弟也賢曰京縣屬河南郡鄭之京邑故城在今鄭州滎陽縣東南密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密縣東南自稱厭新將軍厭一葉翻厭伏也新謂新室也攻下潁川汝南衆十餘萬人帝使驃

騎大將軍景丹建威大將軍耿弇彊弩將軍陳俊攻之茂來降降户江翻封為中山王己亥帝幸懷懷故城在武陟縣西南十餘里賢曰縣名屬河内郡故城在懷州武陟縣西余據河内郡治懷在雒陽北百四十里遣耿弇陳俊軍五社津即鞏河也水經注河水東過鞏縣北於此有五社渡為五社津杜佑曰一名五渡津備滎陽以東使吳漢率建議大將軍朱祜等十一將軍圍朱鮪於洛陽八月進幸河陽地理志河陽縣屬河内郡李松自掫引兵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王匡張卬於長安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三輔黄圖曰從洛門至周廟門有長信宮

在其中赤眉至高陵地理志高陵縣屬馮翊王匡張卬等迎降之遂共連兵進攻東都門李松出戰赤眉生得松松弟况為城門校尉開門納之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三輔黄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廚官俗名之為廚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騎奇寄翻式矦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更始敗走乃出見定陶王祉祉為之除械為于偽翻相與從更始於渭濵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即將更始至高陵將如字領也本將兵宿衛其實圍之右輔都尉携也挾也

治鄗高陵左輔都尉治所也右恐當作左更始將相皆降赤眉獨丞相曹竟不降手劍格死手守又翻辛未詔封更始為淮陽王吏民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其送詣吏者封列侯　初宛人卓茂卓姓也史記貨殖傳有蜀卓氏宛於元翻寬仁恭愛恬蕩樂道恬安恬蕩坦蕩蕩也樂音洛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未嘗與人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行下孟翻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為密令宋白續通典曰密縣古鄶國密國之地左傳諸侯伐鄭圍新密漢為縣屬河南郡令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即漢理所視民如子舉

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賢曰部謂所部也遺于季翻下同）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囑之欲翻託也私請也）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卒終也音子恤翻）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

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治直之翻下同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蚩笑也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茂正為令郡復置守令使與茂並居郡為于偽翻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王莽秉政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勸課農桑京部丞主司隸所部密人老少皆涕

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甲申詔曰夫名冠天下（冠古玩翻）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東都之制太傅位上公絶席在三公之右）封褒德侯

臣光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論語孔子答季康子之言）是以堯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論語子夏答樊遲之言陶音遙）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寘諸羣公之

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葢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嘗為鮪校尉（朱鮪為大司馬以彭為校尉後從邑人韓歆于河内遂歸光武校户教翻）令往説之（説輸芮翻）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為陳成敗（為于偽翻）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事並見上卷更始元年與讀曰預）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具言於帝（還從宣翻又如字）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

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賢曰指河以為信言其明白也索隱曰左傳曰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是謂食言為妄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復扶又翻下遐稼翻索昔各翻曰必信可乘此上上時掌翻下同彭趣索欲上賢曰趣向也春遇翻鮪見其誠即許降辛卯朱鮪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與蘇茂等悉其衆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地理志扶溝縣屬淮陽郡陳留風俗傳小扶亭有洧水之溝因以名縣後為少府傳封累世帝使侍御史河內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士暴横横户孟翻詩敕曉

不改〔敕戒也曉開喻也〕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上召見賜以棨戟〔漢雜事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代刻偽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曰棨戟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驅〕遂擢任之　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蔡質漢儀曰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三道行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兩宮相去七里〕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為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更始隨祿肉袒上璽綬於盆子〔璽斯氏翻綬音受〕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

為于偽翻下同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呼火故翻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刎武粉翻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矦劉恭復為固請復扶又翻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禄居劉恭亦擁護之劉盆子居長樂宮樂音洛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時三輔豪傑處處屯聚各有營長長知兩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剽匹妙翻數所角翻復扶又翻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賢曰紀綱紀也言有條貫而不殘暴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

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拄節以勞來之(勞力到翻來力代翻)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賢曰垂髮童幼也戴白父老也穉直利翻)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桀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賢曰仰魚向翻)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畜許救翻謂六畜也)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

引軍北至栒邑賢曰栒邑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豳州三水縣東北宋白曰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邠邑原上有栒邑故城栒音荀　考異曰袁紀禹曰量書每至輒曰無與窮赤眉爭鋒按世祖賜禹書責其不攻長安不容有此語二年十一月詔徵禹還乃曰毋與窮寇爭鋒袁紀誤也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　上遣岑彭擊荆州羣賊下犨葉等十餘城地理志犨葉二縣皆屬南陽郡賢曰犨故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葉今許州葉縣也師古曰犨音昌牛翻葉音式涉翻　十一月甲午上幸懷　梁王永稱帝於睢陽睢音雖　十二月丙戌上還洛陽　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等深以為慮卬等攻更始恐其得位而

禍及己故深以為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中郎將宛人趙憙將出武關宛於元翻憙許計翻又許里翻道遇更始親屬皆裸跣飢困裸郎果翻憙竭其資糧以與之將護而前將送也宛王賜聞之迎還鄉里還從宣翻又如字

隗囂歸天水復招聚其衆復扶又翻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平陵范逡為師友逡七倫翻前涼州刺史河内鄭興為祭酒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祭祀時唯長者以酒沃酹茂陵申屠

剛杜林為治書賢曰治書即治書侍御史治直之翻馬援為綏德將軍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行巡阿陽王捉地理志平襄縣阿陽縣屬天水郡行姓巡名姓譜周有大行人之官其後氏焉長陵王元為大將軍安陵班彪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聞音問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賢曰從其所請也少詩照翻好呼到翻下同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畜許救翻既而歎曰凡殖財

產貴其能賑施也施式豉翻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閭閻嚚好士往從之嚚甚敬重與決籌策班彪穉之子也班穉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元年初平陵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與更始右大司馬趙萌善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漢邊郡皆置屬國有都尉以領之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賢曰遺留也可以保全不畏絕滅種章勇翻乃因萌求往河西萌薦融於更始以為張掖屬國都尉融既到撫結雄桀懷輯羌

虜輯和也甚得其歡心是時酒泉太守安定梁統姓譜梁姓本自秦仲周平王封其少子康於夏陽梁山是為梁伯後為秦所併子孫以國為氏金城太守庫鈞賢曰前書音義曰庫姓即倉庫吏後也今羌中有姓庫者音舍承鈞之後也張掖都尉茂陵史苞酒泉都尉竺曾姓譜竺孤竹君之後本姓竹後漢擬陽侯竺晏報怨有仇以冑始名賢不改其族乃加二字以存夷齊一曰天竺國之後敦煌都尉辛彤敦徒門翻彤余中翻並州郡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賢曰斗峻絕也余謂斗僻絕也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

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復扶又翻而各謙讓以位次咸共推梁統統固辭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任音壬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肜為敦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監古銜翻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寛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脩兵馬習戰射明烽燧羌胡犯塞融輒自

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賢曰赴敵不失期契也將即亮翻每輒破之其後羌胡皆震服親附內郡流民避凶飢者歸之不絕

王莽之世天下咸思漢德安定三水盧芳居左谷中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谷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南水經注肥水出高平西北牽條山東北出峽注于高平川水東有山山東有三水縣故城本屬國都尉治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云曾祖母匈奴渾邪王之姊也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桀共立芳為上將

軍西平王賢曰欲平定西方故以為號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以為漢氏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如呼韓邪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兄弟入匈奴賢曰句古侯翻立芳為漢帝以芳弟程為中郎將將胡騎還入安定

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民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賢曰大要縣屬北地郡積弩將軍馮愔車騎

將軍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愔於令翻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使疏吏翻愔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埶必相忤度徒洛翻忤五故翻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降戶江翻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廣與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愔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隗囂逆擊破之於高平地理志高平縣屬安定郡賢曰今原州高平縣杜佑曰原州他樓縣漢高平縣地又曰原州平高縣即漢高平

縣考異曰鄧禹傳惜叛在建武元年隗囂傳在二年蓋惜以元年冬末叛延及二年囂拜官在二年也盡獲其輜重重直用翻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鄧禹西征任專方面權宜命囂故曰承制言承制詔而命之也後之承制始此臘日赤眉設樂大會酒未行羣臣更相辯鬭更工衡翻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穉直利翻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劉盆子惶恐日夜啼泣從官皆憐之從才用翻帝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及更始敗邑遣

使請降即拜為上黨太守帝又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鮑永永未知更始存亡疑不肯從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詗問虛實詗翾正翻候伺也又古迥翻初帝從更始在宛於元翻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風俗通管脩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其後氏焉

是歲遣使迎麗華與帝姊湖陽公主妹寧平公主俱到洛陽賢曰寧平縣屬淮陽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西南以麗華為貴人更始西平王李通先娶寧平公主上徵通為衛尉初更始以王閎為琅邪太守張步據郡拒之閎諭降得贛榆等六

縣（地理志贛榆縣屬琅邪郡師古曰贛音紺榆音踰賢曰贛音貢今海州東海縣也余據今人皆從顏音）收兵與步戰不勝步既受劉永官號治兵於劇（地理志劇縣屬北海郡賢曰故城在今青州壽光縣南故紀國城也治直之翻）遣將徇泰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郡皆下之閎力不敵乃詣步相見步大陳兵而見之怒曰步有何罪君前見攻之甚閎按劔曰太守奉朝命（朝直遥翻）而文公擁兵相拒（張步字文公）閎攻賊耳何謂甚邪步起跪謝與之宴飲待為上賓令閎掌郡事（賢曰閎通也）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及正旦大會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殽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知讀曰智省悉景翻）樊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復扶又翻下同）或曰此寧式侯事邪（賢曰劉恭為式侯言衆立天子非恭所預）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

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賢曰離避也塞悉則翻因涕泣噓唏賢曰唏與欷同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無狀無善狀也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號户刀翻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　力子都為其部曲所殺餘黨與諸賊會檀鄉號檀鄉賊力依考異當作刁賢曰今兖州瑕丘縣東北有檀鄉寇魏郡清河魏

郡大吏李熊弟陸謀反城迎檀鄉（反音翻）或以告魏郡太守潁川銚期（賢曰銚音姚姓也魏郡秦置故城在今相州安陽縣東北）期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首式救翻）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儻不若為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賢曰必以在城中為吏不如為賊之樂即任將母往就弟樂音洛）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魏城治鄴城將如字）陸不勝愧感（勝音升）自殺以謝期期嗟歎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帝遣吳漢率王梁等九將軍擊檀鄉於鄴東漳水上（水經漳水源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

過壺關屯留潞武安等縣又東出山過鄴縣大破之十餘萬衆皆降又使梁興大將軍杜茂將兵安輯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保與堡同三郡清靜邊路流通自雒陽至漁陽上谷路出三郡三郡既平則邊路流通矣范史杜茂傳邊作道

庚辰悉封諸功臣爲列侯盤州洪氏曰西京列侯其傳國皆有世次東都枝葉不蕃而史筆又簡畧梁侯鄧禹禹始封鄲是年改封梁侯地理志梁縣屬河南郡唐汝州治梁縣宋白曰漢梁縣故城在汝水之南廣平侯吳漢賢曰廣平縣屬廣平郡故城在今洺州永年縣西北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治直吏翻今封四縣不合法制

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戰國公孫龍告平原君之言帝從之帝令諸將各言所樂樂音洛皆占美縣占之贍翻河南太守潁川丁綝獨求封本鄉或問其故綝曰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其志封新安鄉侯綝丑林翻漢法大縣侯位視三公小縣侯位視上卿鄉亭侯位視中二千石綝潁川定陵人新安鄉蓋在定陵帝使郎中魏

郡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埶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量音良厭於豔翻帝以為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録之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之帝始用孝廉為尚書郎百官志尚書令史十八人秩二百石侍郎三十六人秩四百石主作文書起草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起高廟於洛陽考異曰帝紀正月壬子按正月甲子朔不應有壬子誤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續漢志曰立社稷於雒陽在宗廟之右皆方壇四面及中各依方色無屋有牆門而已白虎通曰天子之壇方五丈諸侯

之壇半天子之壇社者土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者五穀之長得陰陽中和之氣故祭之也沈約曰禮云共工氏之霸九州其子句龍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神農能殖百穀其裔曰柱佐顓頊為稷官主農事周弃繼之法施於人故祀以為稷禮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故國有二社而稷亦有二也漢魏則有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傅咸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自報故自為立社為籍而報也國以人為本人以國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也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肅論王社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京師也杜佑曰社者五土之神五土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等各有所育羣生賴之故特於吐生物處別立其名為社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以五土雖各有所生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此四者雜出

材用等物於五穀之功則少且生人所急者食故於五土之中別雄異原隰之祇以報之以其能生五穀名其神但五穀不可遍言以稷為五穀之長春生秋成之主稷者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是也續漢書曰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為壇八階中又為重壇天地位皆在壇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黃帝位在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其外為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營有通道以為門日月在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外營中營凡千五百一十四神高皇帝配食焉

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市里恣行殺掠長安城中無復人行復扶又翻乃引兵而西衆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軍昆

明池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一帝賢曰神主以木為之方尺二寸穿中央達四方諸侯王長一尺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祭則立主於坎下因巡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行下孟翻為于偽翻

真定王楊造讖記曰赤九之後癭楊為主賢曰漢以火德故云赤也光武於高祖九代孫故云九癭於郢翻癭生於頸而咽附於楊病癭欲以惑衆與綿曼賊交通賢曰綿曼縣名屬真定國故城在今恒州石邑縣西北俗音訛謂之人文故城也帝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之楊閉城門不內帝復遣前將軍耿純持節行

幽冀所過勞慰王侯復扶又翻行下孟翻勞力到翻密敕收楊純至真定止傳舍傳株戀翻邀楊相見純真定宗室之出也故楊不以為疑且自恃衆强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詰之賢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純母益真定宗室之女故楊不疑而來見純楊兄弟並將輕兵在門外將即亮翻楊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乃閉閤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怖普布翻帝憐楊謀未發而誅復封其子為真定王楊子德二月己酉車駕幸脩武賢曰縣名屬河內郡本殷之甯邑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勒兵于甯故曰脩武

今懷州縣也

鮑永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儲大伯等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内杜佑曰按巾六國時趙魏之間通謂之承露庶人及軍旅皆服之賢曰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傳玄子曰漢末王公卿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上時掌翻考異曰鮑永傳稱永降於河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城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説更始河内太守於是開城而降按光武未都洛陽以前屢幸懷又祠高祖於懷宮並無更始河内太守據懷事本紀亦無攻懷一節按田邑書稱主亡一歲莫知定所則永衍之降必在此年而帝紀光武此年不曾幸河内但有幸脩武事然則永衍實降于脩武脩武亦河内縣也其稱降懷等事當是史誤故皆畧之帝見永問曰卿

衆安在永離席叩頭曰離力智翻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帝雖謂永言大而以其降晚意懷不悅也既而永以立功見用賢曰謂說下懷余按考異不取下懷事當以永討平魯郡為功也按永傳時董憲裨將屯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討擊大破之唯别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永以計誘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以功封關内侯遷楊州牧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事見十一卷高帝五年丁固即丁公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人有挑其挑徒了翻長知兩翻少詩照翻下同鄰人之妻者其長者罵而少者報之

後其夫死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夫非之夫音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賢曰此並陳軫對秦王之辭見戰國策引之者言已為故主守節亦冀新帝重之也為于偽翻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易以豉翻守道之臣何患死亡　大司空王梁屢違詔命梁與吳漢俱擊檀鄉詔軍事一屬漢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勑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是屢違詔命也帝怒遣尚書宗廣持節即軍中斬梁廣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以為中郎將北守箕關水經註濝水出河東垣縣王屋西山濝溪夾山東南流逕故城東即濝關也光武遣王梁守之　壬子以太中大夫京兆宋

弘為大司空弘薦沛國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以沛郡為沛國）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內出從禁中出也伺相吏翻）正朝服坐府上（朝直遙翻）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且曰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離力智翻）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

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被皮義翻見賢遍翻帝令主坐屏風後釋名屏風障風也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事見上卷二年轉糧食前後不絶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賢曰負恃也不能滿其望故心不平也按寵傳先是吳漢北發兵帝遣寵以所服劍倚為北道主人及追銅馬北至薊寵來謁謂當迎閤握手交歡並坐帝接之不能滿其意所以失望及即

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事見上卷更始二年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怏於兩翻歎曰如此我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爾猶言如此也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鐵官地理志漁陽郡漁陽有鐵官寵轉以貿穀積珍寶益富彊貿音茂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賢曰風化之迹也少詩照翻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有名者宿之士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稟贍其妻子寵以為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賢曰謂甲兵糧儲也左傳曰隳

（軍實也）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賢曰矜誇多自取也）寵亦很彊嫌怨轉積浮數譖構之密奏寵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很户墾翻數所角翻量音良）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恐欺用翻又如字）至是有詔徵寵寵上疏願與浮俱徵帝不許寵益以自疑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為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為人所奏而棄此去乎寵又與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

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又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邀誘況（邀一遙翻）況不受斬其使

延岑復反圍南鄭（岑降嘉見上卷更始二年復扶又翻下同）漢中王嘉兵敗走岑遂據漢中進兵武都（地理志武都縣屬武都郡）為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走音奏）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李寶為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賢曰河池縣屬武都郡一名仇池今鳳州縣也下辨道亦屬武都郡今成州同谷縣師古曰辨音皮莧翻）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

賢曰散關故城在今陳倉縣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馬地理志陳倉縣屬右扶風唐為寶雞縣屬岐州嘉

追擊破之公孫述又遣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

扞關賢曰閬中江州皆縣名並屬巴郡閬中今隆州縣也江州故城在渝州巴縣西宋白曰今渝州江津縣本漢江州縣史記曰楚肅王為扞關以拒蜀故基在今峽州巴山縣於是盡有益州之

地漢益州部漢中巴郡廣漢蜀郡犍為牂柯越巂益州等郡辛卯上還洛陽　三

月乙未大赦　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

諸將議兵事以檄叩地曰郾最彊宛為次誰當擊之叩去后翻又丘侯翻師古曰郾一戰翻宛於元翻

賈復率然對曰率然輕遽之貌臣請擊

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復扶又翻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郾破之尹尊降又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賢曰淮陽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東南汜音汎又音凡降户江翻　夏四月虎牙大將軍葢延葢古盍翻督駙馬都尉馬武等四將軍擊劉永破之遂圍永於睢陽故更始將蘇茂反茂隨朱鮪降今復反殺淮陽太守潘蹇姓譜周文王之子季孫食采於潘因氏馬晉有潘父楚有潘崇據廣樂而臣於永賢曰廣樂地闕今宋州虞城縣有長樂故城葢避隋煬帝諱改永以茂為大司馬淮陽王　吳漢擊宛宛王賜奉更始妻子詣洛陽降

帝封賜為慎侯賢曰慎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叔父良族父歙族兄祉皆自長安來甲午封良為廣陽王祉為城陽王宛王賜於光武為族兄更始近屬也歙許及翻亦更始近屬更始封為元氏王祉族兄舂陵康侯敞之子光武之族姪而舂陵節侯買之嫡曾孫也更始封為定陶王又封兄縯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更始三子求歆鯉皆為列侯求為襄邑侯歆為穀熟侯鯉為壽光侯鄧王王常降帝見之甚歡曰吾見王廷尉不憂南方矣更始以王常為廷尉故帝稱之常降則得南陽一郡故云不憂南方拜為左曹前書百官表左右曹加官受尚書事此時益為專官也封山桑侯賢曰山桑縣屬沛郡今亳州縣

五月庚辰封族父歙為泗水王　帝以陰貴人雅性寬仁欲立以為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西都後宮之號十四等未有貴人光武中興斵琱為樸六宮稱號唯有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數十斛終不肯當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為皇后立其子彊為皇太子大赦

丙午封泗水王子終為淄川王終歙子也與帝少相親愛故封為王

秋賈復南擊召陵新息平之召陵新息二縣並屬汝南郡賢曰新息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　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為恥

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卒讀曰猝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六年為于偽翻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說文曰醪熏汁滓酒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賢曰饌具也雛睆翻又音雛戀翻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坐祖

卧翻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分猶解也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八月帝自率諸將征五校校戶教翻丙辰幸內黃賢曰內黃縣屬魏郡今相州縣大破五校於羛陽降其眾五萬人賢曰羛陽縣名屬魏郡故城在今相州堯城縣東余據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於戲陽杜預註內黃縣北有戲陽城堯城縣本漢內黃縣隋開皇十八年更名唐末改宋定縣戲與羛同許宜翻降戶江翻下同帝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潞雍奴二縣皆屬漁陽郡水經曰鮑丘水過潞縣南曰潞河鄧隆軍於是水之南為彭寵所破宋白曰幽州武清縣本漢雍奴

縣水經注云雍奴藪澤之名四面有水曰雍水不流曰奴帝讀檄怒謂使吏曰遣吏來使故曰使吏使疏吏翻營相去百里其埶豈可得相及比若還若汝也比必寐翻及也北軍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蓋延圍睢陽數月克之蓋古盍翻劉永走至虞賢曰虞縣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地理志譙縣屬沛郡賢曰今亳州縣蘇茂佼彊周建合軍三萬餘人救永延與戰於沛西地理志沛縣屬沛郡賢曰今徐州縣佼音絞又音効大破之永彊建走保湖陵地理志湖陵縣屬山陽郡茂犇還廣樂延遂

定沛楚臨淮三郡也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青徐羣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怖普布翻張步遣其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鰒魚鰒步各翻隆湛之子也堵鄉人董訢反宛城水經註曰堵水南經小堵鄉賢曰在今唐州方城縣堵音者宛於元翻執南陽太守劉驎揚化將軍堅鐔攻宛拔之驎離珍翻鐔徒含翻堅姓鐔名訢走還堵鄉吴漢徇南陽諸縣所過多侵暴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謁歸謁告而歸也怒漢掠其鄉里遂反擊破漢軍屯據淯陽與諸賊合從從子容翻九

月壬戌帝自內黃還　陝賊蘇況攻破弘農陝失冉翻帝使景丹討之會丹薨征虜將軍祭遵擊弘農栢華蠻中賊皆平之東觀記曰栢華聚也酈道元曰河南郡新城縣故蠻子國也縣有鄤聚今名蠻中括地志故麻城謂之蠻中在汝州梁縣界祭則介翻

赤眉引兵欲西上隴隴縣屬天水郡有大坂名隴坻三秦記曰其坂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産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度汧隴無蠶桑八月乃麥五月乃凍解隗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閒烏氏

涇陽二縣屬安定郡賢曰烏氏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涇陽故城在今原州平高縣之南敗補邁翻氏音支赤眉至陽城番須中酈道元曰陽城在安民縣成帝永始二年罷安定呼他苑以為安民縣賢曰番須口與回中相近並在汧番音盤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復扶又翻下同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殮力贍翻賊遂汙辱呂后尸汙烏故翻關中記呂后合葬長陵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鄧禹遣兵擊之於郁夷地理志郁夷縣屬右扶風反為所敗敗補邁翻禹乃出之雲陽地理志雲陽縣屬左馮翊赤眉復入長安延岑屯杜陵賢曰縣名屬京兆周之杜伯國在今萬年縣東南赤眉將逢安擊之

鄧禹以安精兵在外引兵襲長安會謝祿救至禹兵敗走延岑擊逢安大破之逢音龐死者十餘萬人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漢中王嘉嘉與戰於谷口地理志谷口縣屬馮翊賢曰故城在今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水經註曰涇水東經九嵕山東中山西謂之谷口杜佑曰谷口今雲陽縣治谷是宋白曰當涇水所出之處故謂之谷口廖力弔翻又力救翻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嘉妻兄新野來歙帝之姑子也帝令鄧禹招嘉嘉因歙詣禹降歙許及翻李寶倨慢禹斬之考異曰更始柱功侯李寶時為劉嘉相此蓋別一人同姓名余參考范書究其本末漢中王嘉即以更始柱功侯李寶為相禹誅之非

別一人也 冬十一月以廷尉岑彭為征南大將軍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此家猶言此人也 即日拜常為漢忠將軍使與岑彭率建義大將軍朱祐等七將軍討鄧奉董訢彭等先擊堵鄉堵音者 鄧奉救之朱祐軍敗為奉所獲 銅馬青犢尤來餘賊共立孫登為天子登將樂玄殺登以其衆五萬餘人降 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數所角翻 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暴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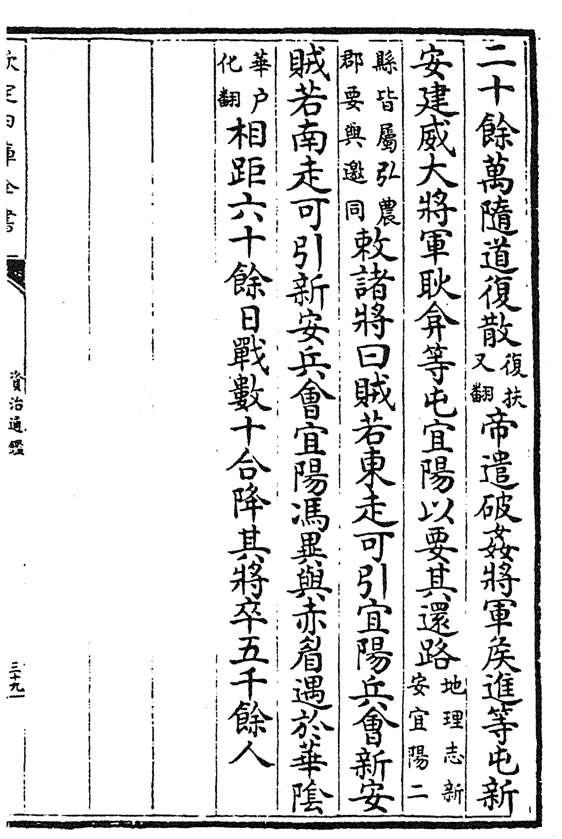
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地理志河南縣屬河南郡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晉地道記河南城去雒城四十里宋白曰河南縣周平王徙居于此至敬王乃徙居成周漢為河南縣歷魏晉及後魏皆理於唐苑城東北隅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醜重直用翻元元塗炭賢曰塗炭者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保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帥所類翻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壞音怪復扶又翻征伐非必畧地屠城

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好呼到翻〕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

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周頌賚之詩也敷布也繹陳也徂往也求定謂安天下也〕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窮寇者言其勢已窮執必致死也兵

法曰窮寇勿追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孫武子之言也折箠笞之箠杖也折杖笞之言易也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復扶又翻下同帝以伏隆為光禄大夫復使於張步使疏吏翻拜步東萊太守并與新除青州牧守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令力政翻長知兩翻十二月戊午詔宗室列侯為王莽所絶者皆復故國王莽始建國二年免漢宗室列侯為民事見三十七卷復如字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尚



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復扶又翻〕帝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地理志新安宜陽二縣皆屬弘農郡要與邀同〕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華戶化翻〕相距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餘人

資治通鑑卷四十